
明代對外交往中的詩歌態度*

郭萬金 趙寅君

山西大學文學院

明代是中國對外交往歷程中最應注意的時代，但明代詩歌卻未對此表現太多的熱情，更多的只是延續著傳統詩歌的一般慣例。在詩歌「多識」功能下對番邦異物的關注稱詠雖然不乏，但其中亦包含了異樣的卻貢思想。對於明代對外交往中的幾個重要事件，陳誠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傳教士入華，明詩亦僅是以其一貫的廣袤視域，慣例般地將其納入詩歌傳統中。並不積極的明詩關注作為一種特殊的切入視角表現出相當的詩史意義與詮釋張力。

關鍵字：明代 詩歌 對外交往 態度

* 項目來源：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

明人於本朝外交充滿自豪，信心十足：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童卜韓、胡奴兒于諸司，朵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¹

對於詩歌，明人卻沒有那樣的充足的底氣，有明一代，敢將明詩拿來炫耀的頗為有限，至多不過以承接李唐為念。詩歌既非明人的主流訴求，亦非明人歷史意識中願意自我標榜的重點，更多的是明代士人的身分象徵符號和行為規則，是一種知識譜系的慣例，一種習慣文體下的情志表達。² 作為一代詩歌，明詩雖然缺乏審美視野的突破，卻有著無法回避的詩史意義。然而，詩歌的敘述並非歷史記錄的全視角，而是一種表現態度的個性折射，儘管無法像史實之鏡那樣的全面反映，然而，對於複雜的歷史而言，對於夾雜著文化理解、民族情緒、個人感情的敘述對象而言，尤其是關注物件本身處於邊緣地位的時候，這樣的折射視角往往更能凸現詩史的意義與詮釋的張力。

一、詠物的慣例

中國詩歌的詠物傳統自然導源於《詩》三百。「古之詠物，其見於經。則灼灼寫桃花之鮮，依依極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淒淒擬雨雪之狀，此詠物之祖也。」³ 經典開啟的傳統獲得了聖人的認可，「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

1 敖英：《東谷贅言》，《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上，頁14。

2 關於明代詩歌的整體論述，請參看拙文《關於明詩》，《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頁100-117。

3 俞琰：《詠物詩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4年），頁1。